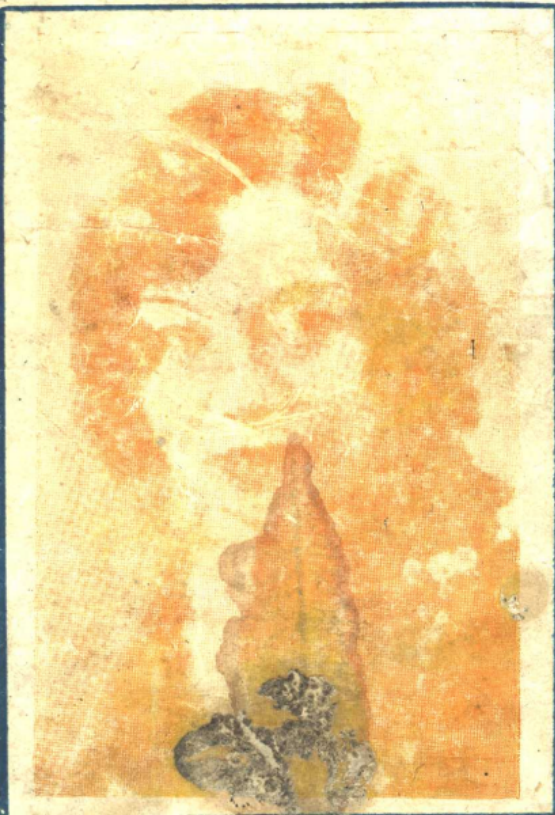


丁琴女士編

陳素芬的日記



上海大書社發行

■ 上海大申書社發行 ■

丁翠女士編

陳素芬的日記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

陳素芬的日記

丁翠女士編

實價大洋三角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發行人 陳冠軍

總發行所 上海大申書社

總代售處 華通書局

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

劉瑞錦卽鄧瑞人的假面具

熱情粵女陳素芬，因為熱戀着一位「有婦之夫」，不能夠達到結婚的目的，卒至在逆旅中悲怨自殺，「了結殘生，脫離塵世的孽海」。

她出此自盡的下策，實包含着人世間最辛酸而不忍聞的傷心淚史在裏邊。我們抱着十二分的同情，把她的一生介紹給讀者。

一方面揭破男性的卑鄙，一方面向多情的女子下一個忠告，最後便憑吊她的冤魂。

丁琴識

寫在日記之前

陳素芬是一個廣東的農家女。她家中有一位老父，耘田自給，因為支不住一家的開支，便把這個女兒。在十二歲時就賣給娼家，她開始在香港繼在廣州操神女生涯。當在香港時，她所張的豔幟，題名「淚涯」後來在廣州改名「冷紅」那時正當荳蔻年華，又加她的芳姿絕世，所以不久就聲譽鵲起，一般走馬王孫的顛倒石榴裙下的不知凡幾。港粵的妓女本來是著名的豪侈，而一時成為花魁的冷紅，格外是一擲千金，揮金錢如泥土。可是陳素芬素性好勝，她雖受着環境的驅使，不得已而操了皮肉生涯，却看穿了一般嫖客的把她當做玩具的心理，總覺得這是一個女子萬分羞恥的事。所以一方面她偷空讀些書，結果居

然可以作簡短的英文會話，中文也可以寫寫；另一方面，她自己急急想找一個實心實眼的意中人嫁給他。

最後她急不暇擇地嫁給了一位商人，竟生了一個女兒——湘玲——。誰知這位商人，因為他是妓女出身，總疑心她是一頭不受羈勒的野馬，常常說她有姓張姓李的外遇。因疑生妬，因妬生仇，兩人的感情，愈趨惡劣，最後竟致破裂，便把她趕逐脫離夫婦關係。她悲痛之餘，祇好把女兒湘玲帶到鄉間，交給老父撫養，自己再到香港重理神女生涯了。

當她重張豔幟時，一班狂蜂浪蝶，當然如獲至寶地又把她捧得紅極一時。這時候，她浪跡所至莫不嘖嘖稱羨，可是她的目的，實在祇想找尋心情的安慰和終身的寄託。直到她再回香港時，才遇見了前生冤孽的劉瑞錦，他擁有巨資

，乃粵中望族，風流瀟灑，社會上有地位的人，家中已有糟糠妻子，且有子女。劉某見素芬冰肌玉骨，驚若天人，無意中二人已墮情網。由熟稔而發生誠摯的戀愛，素芬確認這一個真是她理想中的對象，於是在一個幽會時，傾吐她的衷曲，願委身相事。劉某的確是個真愛她的人，因為真愛她，不願把她一生葬送而做一個妾；並且，劉某家庭中，根本也不容許他有一個妾。又怕朋黨鄉老所卑視，且二婦間亦難於周旋，於是，劉某就婉轉地勸導她，叫她放棄這賣淫的賤業，重新求學深造，改頭換面另創一個新生命。劉某曾有信給素芬：

『人爲了愛而生存，固是不錯，但爲盡人的責任而生存，這生存才有真價值。你願意向有價值的生存尋求嗎？我的聰明而又馴伏的孩子，你若能夠決心幹下去，必定可以超出於現代一般所謂小姐的地位，同時你從前的塵

垢，也可以掃除乾淨了。」

一切經濟的負擔，劉某極願獨力擔承。並且以爲南華一帶，她的名氣太大而太不爲人重視了，要是在那裏一定改不過生活來，於是決心把她送到外省去讀書。

素芬對着劉某的愛情。真可說是日增月累，沒有一個止境。對於劉某勸她另造新生活的話，她非常感激他的一番誠意：劉某不忍納她爲妾，不能納她爲妾的苦衷，她也十分了解，十分透徹。可是她覺得自己的生命已屬於劉某了，決不能分開的了，非嫁他不可的了。這不能嫁的了解和不能不嫁的感覺，在她胸中造成一個永久的矛盾，開始造成她不知怎樣才好的一種憧憬。可是她已決心把自己任劉某去擺佈，祇希望或者那時候有怎麼一個轉機，達到團圓的目的。

。因此，在去年年底她就跟了劉某來到上海。到了上海，劉某就設法給她打聽投考學校，最後由朋友的介紹，到湖州去投考一個產科學校。素芬的程度究竟太差了，失望地交了白卷。劉某無奈，帶了她回到杭州，商量結果，把她送進了杭州女青年會附設的小學裏補習。起初寄居在朋友的家裏，後來因為起居不慣，她就搬到青年會裏住。劉某把她安頓好了之後，就叮囑她好好用功，約兩月之後，再來看她，他就匆匆回滬，搭輪返香港去了。

劉某走後，素芬在杭開始她改變的生活。她不肯辜負劉某對她的熱心，拼命的讀書，竟至一夜不睡地讀書。誰知道，以二十六歲的人，開始從頭讀小學的書，比什麼多難。一個多月的努力，結果祇博得師長的責難同學的訕笑。她的自信力消磨完了，由端絕的失望，而變成了緊張的惶懼。她祇怕劉某兩個

月回來，看見他一無成就而嫌棄了她。於是她精神錯亂了，竟沒有心情讀書。天天盼望劉某來，可是天天怕懼劉某來。她夜夜在床上白瞪着眼看天亮，想解決這個問題，可是越想越亂，越亂越慌。最後這樣經過了兩個多月，在三月底，她自己感到神經的錯亂有醫治的必要，却算算日子，劉某也快要來了。所以決心再到上海來。

素芬到了上海之後，就接到劉某的來信，說四月四號，坐着日本皇后號船來滬，她一時又喜歡，又怕懼，心弦又緊張了。她怕讀不好書，劉某要嫌棄她，她更怕自己精神錯亂，劉某更要嫌棄她：然而她盼望他來，比什麼多急。一天天的盼望，一天天的緊張。最後，劉某果然來了。她一見面，就坦白地把讀不成書的苦悶盡情告訴了他，自己承認改換生活的失敗。她想不到劉某仍舊是

好言好語的勸慰她，叫她不要失望，努力下去，多少學一點，可以解決自己的生活。最後劉某對她說道：「你學成之後，另換新生活，到那時找一個知心着意的丈夫，建設起幸福的家庭，這才不負我的厚意。」素芬聽了真像冷水澆身，怔了幾個冷噤，纔知道最後的希望就是這樣。於是就在華安飯店四百十二號裏造成了那一幕慘劇。

一九三三年的日記

一月一日

今晨八點起來，中飯後，往接錦姊專後，一同和他到西冷飯店，話及別後的情況，一直話到午夜十二點鐘，是晚就在此睡，沒有回青年會，亦是感到最愉快之一夕。

一月二日

八點半起來，食過早餐。到下午二點往樓外樓食中飯完，一直步往至烟霞洞，又黃龍洞，後由斷橋過孤山，跑回旅館，已五點半了，是晚食過晚飯，老早跑上床睡覺了，又是很快樂之一天。

一月三日

是日因下雨，故全天在旅店，沒出外，談笑及看書，很快的又過去了一天！這兩天覺得日子真過得快了，又是很安慰之一夕！不到十二點已夢入南柯。

一月四日

是晨八點鐘起來，食過早餐，送錦上車回滬。當時心中很感到不大愉快，回到青年會馬上拈筆寫信去錦姊，托伊回港交成姑娘，中飯後，去讀英文，回來看了一回功課，食過晚飯，和周小姐去男青年會看復旦學校演劇，到九點三刻才回來，即睡，是日買票子用去了五角大洋，同日又寫信給王家及成姑娘。

一月五日

或許因為前兩天睡不足的原故吧，早晨總是不願意起來，而且又覺得很疲

倦，故今天九點半才抓起來。食完牛奶，已十點多了，立即趕到學校。下課看了一回英文，中飯後，又跑去讀英文，回來即作此記，今天接到淇兄由南洋來信，皆是勸告我重惜光陰，並鼓勵我努力向前等語，是日買水菓用五隻半小洋。

一月六日

今天九點起來，食完早餐，馬上做算術，下課已到食中飯的時候了，上完英文課，回來接到錦姊來信，並說道他七號早下船去港，當時看完這封信，很覺得安慰，晚上睡在床上，回憶和他種種的經過，與及他對我的好，我亦很滿足，一直追憶到十二點才入夢，然而半夜常常醒來，這大約因為太過於興